

11月9日是我们的公公(石门方言称祖父为公公)丰子恺的诞辰,斯人已逝,音容宛在,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特别想念公公,回忆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往事。

公公热爱生活,对于世间各色各样的人和事物都感兴趣,对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也很关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朋友和社交活动越来越重要,因此公公有时与我们谈论怎样交友。在选择朋友的问题上,他总是对我们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提醒我们交友要谨慎,跟好人交才会学好,有水涨船高的作用,搭上坏人则容易学坏,染上不良习气。公公还说:“要想了解一个人,看看他的好朋友就知道了。”

那么公公自己的好朋友是什么样的呢?早期的不说,让我们来看看公公的晚年吧,每当长乐邨有客人来,婆婆总是派我们给客人端茶倒水,所以那些年里公公的客人我们都熟悉,有几位常客显然是公公的好朋友,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起来颇有借鉴之处。

四十多年后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公公的好朋友中有朱幼兰先生、蔡介如先生、戚叔玉先生、丁果先生和朱南田先生。公公告诉我们朱幼兰先生是一位业余书法家,同时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居士,在一所中学任职;蔡介如先生原在教育界工作,是一位传统的文人,书画学问俱佳;戚叔玉先生原来搞制造颜料,但在书画金石艺术方面“底子很深的”;丁果先生是位爱好艺术的医生;朱南田先生在酱园工作,同时是书画收藏家。1975年公公的追悼会上,由蔡介如先生代表公公生前的众多好友致了悼词,可见他与公公的友谊之深。

多年来的言谈话语之间,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公公对这几位朋友是非常敬重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来自社会上各行各业,年龄不同,性情各异,但有共同之处,即都酷爱文化艺术,有的本人也

精通书法字画,更重要的是他们个个秉性忠良,满脸正气,待人真诚,无一不是酒肉朋友,爱公公的书画而无谋利私心,想来他们与公公的友谊建立在三观一致的基础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公公以身作则为我们在选择朋友上作出了极好的榜样。

公公在具体交友方面对我们也有所建议。他说交要好的朋友一对一比较容易,关系简单,如果三人以上的话,天长日久常会出现矛盾,导致友谊无法维持下去,这是他的阅历反复证明的。公公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常来长乐邨的亲戚以前有两个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她们什么事都一起做,形影不离,有时连衣服都穿一样的,真可谓莫逆之交了。后来其中一人因某种原因与另一人有了矛盾,她在三个人之间这边说说,那边说说,闲话传来传去制造了三人之间的矛盾,结果矛盾不断扩大,最后导致三个好友彻底分手,大家都非常伤心失望。公公告诉我们这件事,希望我们避免前车之鉴。

公公还关照我们无论待人还是交友都不能以貌相人,他举了他的一个朋友的故事为例。

这位朋友到淮海路上去买衣服,因她个头矮小,背略驼,受到高势利的营业员的歧视,不肯把高档漂亮的衣服拿出来给她看,对她说:“有啥好看的,依穿了又不登样的,依没钞票买就不要看(上海话‘依’是‘你’的意思)!”争执一番之后她总算看到衣服,当她将一叠钞票甩在柜台上时,那位营业员大吃一惊,本以为她买不起,懒得搭理她。公公告诉我们,俗话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交友和待人相通,先了解对方再下结论是否值得做朋友。

公公当年的种种交友之谈,以及他晚年的好朋友们,多年来仍然铭记在我们心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谈让我们终生受益匪浅,今天与读者们分享,以志纪念公公的诞辰。

## 公公丰子恺谈交友

丰南颖 丰意青



漫游塞纳河左岸的爱书人,谁不知道莎士比亚书店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奥黛翁街12号的这家书店,就像一块英语文学飞地,吸引了一众浪迹巴黎的英美文人,乔伊斯、庞德、艾略特、米勒、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一连串当时或后来闪亮的名字,与法国本土的文学群星一起,辉映着巴黎的文学天空。尤其是出版乔伊斯的禁书《尤利西斯》,成为莎士比亚书店永不磨灭的神话。

受《尤利西斯》出版神话的鼓舞,几乎每天都有人拿着书稿上门。崇拜乔



逸林幽谷(纸本水墨) 奚耀艺

伊斯的女店主西尔维亚·比奇,秉持着“只想做一本书的出版商”的古怪理念——“还能有比《尤利西斯》更伟大的书吗?”——

## 莎士比亚书店 邵毅平

把所有的书稿全都拒之门外。其中最让后世读者觉得可惜的是,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羡慕着《尤利西斯》的成功,曾想让比奇出版自己的这部小说。但无论说项者如何苦口婆心,还是劳伦斯以病重垂死之躯,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脸颊潮红,还发着烧,两次亲自登门造访,都没能让比奇动心。除了上述古怪理念外,也因为她就是不喜欢这本书,觉得它是作者最无聊的一本书。她还常常替作者可惜,为什么这样一个天才作家,却没能创作出一部符合读者期望的作品。此外,她也不想被冠以“色情书出版商”的恶名。后世的劳伦斯迷也许会觉得难以理解,但这种个人的好恶其实根本无可指摘。

此话也同样适用于劳伦斯本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十三章,有一段查泰莱夫妇的对话,难得地谈到了普鲁斯特,展示了劳伦斯的“毒舌”:

她平静地下楼来,在餐桌上依旧摆出一副不驯的架势。他仍然脸色发黄,是肝病又犯了,看上去模样古怪,他在读一本法文书。“可读过普鲁斯特?”

“我试图读过,可他让我厌烦。”

“他的确是出类拔萃。”

“或许是吧!可他令我

厌烦,太繁复琐碎了!他没有感情,只有关于感情的连篇累牍。那种妄自尊大的心性让我厌烦。”

“那就是说你自爱自大吗?”

“或许是吧!可兽性里或许还有那么点不是妄自尊大的东西呢。”

“算了,反正我是喜欢普鲁斯特作品里的微妙和教养良好的桀骜不驯。”

“就是这个让你变得死气沉沉,真的。”

“我的小夫人又像个传道士一样说话了。”

他们总在翻来覆去地争吵!可她就是忍不住要跟他对。他坐在那儿就像一具骷髅,用骷髅的冰冷意志与她相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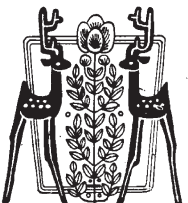
查泰莱夫妇这里所谈的,应该就是《追忆似水年华》。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作时,普鲁斯特已经去世多年,但其《追忆似水年华》刚刚出齐,在法国内外正处热销状态。而且,从1919年其第二卷获龚古尔文学奖起(那正是莎士比亚书店开张之时),到此时已经连续热了快十年了。这就是查泰莱夫妇谈话的背景。

显然,查泰莱先生代表了所谓一般人的观点,而查泰莱夫人则代表了作者本人的立场。有意思的是,代表劳伦斯立场的查泰莱夫人,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正常人物,而代表一般人观点的查泰莱先生,却是一个骷髅般的行尸走肉。通过这一强烈对比,劳伦斯无非是想说,只有病态的人才会喜欢普鲁斯特,而健康的人是绝不会喜欢他的。

这当然不是事实。况且从普鲁斯特的作品本身,我们既得不到“繁复琐碎”、“让人厌烦”、“没有感情,只有关于感情的连篇累牍”、“妄自尊大的心性”、“让人变得死气沉沉”等等印象,也看不出“微妙和教养良好的桀骜不驯”之类特征。劳伦斯也许并未认真读过普鲁斯特,只不过借题发挥一通个人好恶罢了。

1986年,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尘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译本重版,在国内读书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我们这代人的集体记忆。对于劳伦斯谈论普鲁斯特的这段话,因为当时《追忆似水年华》中译本尚未问世,我还只读过“斯万之恋”之类片段,所以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后来读过了普鲁斯特的小说,回头再来看劳伦斯的评论,就感到他对普鲁斯特不公,一如比奇对他。

短短的奥黛翁街,一头对着奥黛翁剧院,一头通向圣日耳曼大街。战争开始时,街上曾涌动着难民人潮;战争结束后,是海明威率人“解放”了它。每回走过奥黛翁街,路过莎士比亚书店旧址,我都会稍稍驻足流连。但我没有马尔克斯的本事,既看不到海明威和比奇在业已消失的书店里聊天,也碰不到傍晚可能正好路过书店的乔伊斯。除了墙上那块纪念碑,书店门面早已不复往昔,前贤风流更无踪迹可循,只有在当事人的书里,留下了往事的吉光片羽,供后人遥想公瑾当年。



## 夜光杯

不知历史不能明晓过去,不知过去无法走向未来。

七十年前,上海文联正式成立,也是新中国正式成立后的第一年。在那个年代,没有微信、没有微博、没有抖音、没有智能手机和网络,我们的前辈们用自己的智慧让原本属于宫廷的艺术走进民间,让原本属于草台的曲艺走进城市,让原本属于中国的文化走向了世界……那是一段让人心潮澎湃的历史,至今当我们重温前辈们留下的字字句句、留声影像,都还能从中感受到那份滚烫的虔诚与纯粹的热情。

烈士们用鲜血换来了全新的中国,文艺家们用灵魂铸造了新中国的气质。我们承接前辈们的心愿走到了今天,亲眼看到了他们为之努力,热切期盼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物资充盈的新世界,新科技、新机遇使人眼花缭乱。今天在上海出生的孩子,从小就知悉艺术,他们甚至比我们更清楚艺术与娱乐的区别。今天在上海的家庭,应该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和电脑,电视机里有几百个频道,电脑联网不出门就可以看遍世界。

那么,面对这样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再做些什么呢?如何承上启下更好地完成前辈们的心愿呢?吴冠中先生曾说:“现在文盲不多了,但是,美盲却很多。”

今年九月初,我位于西湖边宝石山下的小百花越剧剧场,办了一个名为“粉墨头·戏剧+创造营”的暑期活动。邀请了濮存昕、金星、牟森等艺术家,还有上海本土音乐剧青年才俊刘云飞、郑云龙,为杭州师范大学的学生以及一些乡村教

师计划的教师们上了为期一周的艺术课。

七天的课程,我和我的学员都受益良多。在活动期间,乡村老师们告诉我,他们的学校没有艺术课,就算有艺术课也是体育老师和数学老师代上的,因为校领导们普遍觉得艺术没用,当然更是匮乏师资。我一时无法找出合适的言辞替

## 艺术的功用到底是什么

茅威涛

他们反驳。我也问我自己:艺术有什么用呢?

我们既无法直接带动经济的发展,也无法直接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既不能代替米饭填饱肚子,也无法代替砖瓦修补漏雨的屋顶。可是,与此同时我又想起了我们的前辈,想起了那个与现在相比不算太好的年代。所以当初的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才把我们一步步带到了今天?

艺术可以和知识一样改变命运吗?普通人也许不会相信,但我们这一生若没能邂逅艺术,没能邂逅那位让我们一瞬间的回想就眼眶湿润的启蒙,我们的命运又当如何?

最近,我刚当选为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确,这个新身份使我在深感责任重大的同时也对自己长期的信念更加清醒与坚定。

当下,我们的现实生活仍然存在精神匮乏的现象。即便在今天,也有很多的孩子没有接触过艺术,即便在今天,也有无数的观众没有走进过剧场。我们不能在娱乐酿成的酒里迷醉,亦不该在虚名汇成的海中沉浮。我时常和

我的学生们说:“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是特别幸福的。”但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不得不逼着我年近六十了,却依然像个孩子一样跌跌撞撞,继续探索,个中滋味很难却也很快。因为我知道,我正在做我的老师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但是,我的学生们非常不解,她们时常眨巴着清澈的眼睛问我:“茅老师,您让我们只做好一件事,可您自己为什么忙于各种身份,而未曾停下来呢?”

我无法解答学生们的疑惑,就像无法向那位乡村教师解释艺术是否有用。但我相信学生们有一天会理解的,就像我们曾经也未必完全理解我们的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们有一天也能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正如我一直带着老师们的骄傲,才终于坚持走到了今天。

我理解中的文化,是所有艺术家们对故乡和祖国的情感。就像杭州人对西湖,上海人对黄浦江,乃至全体中国人对于天安门,那是一种流淌在代代人血脉中永恒的情感记忆。我理解中的初心,就是我们的老师与无数艺术前辈们的心愿。由于这个心愿,他们和群众、社会各界在一起,为我们建设了对他们而言像梦一样的今天。我们又将带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什么样的明天、什么样的未来呢?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所谓“艺无止境”,首先是时代社会的发展无止境,文化艺术的追求无止境,最后才是技艺探索的无止境。

## 十日谈 文艺“联”心

责编:吴南瑶

对一座乐园而言,这个季节,素来是“食欲之秋”。

今年因疫情的关系,思念更甚。秋如刀鱼,滋味混杂。不仅是周杰伦在歌中吟唱的“猫和我们都想了解”的鲜,也包含着小津安二郎电影里咏叹的“温情而遗憾”的涩。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都需经过时间的淬炼,瘟疫过后,人们都珍惜苦尽甘来。

美食是主题乐园的灵魂,它不仅可以让果腹,还天生具有治愈功能,它和度假区的美景一起,共同诠释美好生活。这个秋天,除了进博会之外,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似乎摆好了宴席。以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为例,“爱马仕”橙的流动餐车开进了迎宾来购物村,迪士尼小镇的大街上,也出现了供应各种美食的户外小车,万圣节也铺开精彩的美食地图等待游客去一一探索。

迪士尼以它接近一切的方式接近食物:渴望创造一种完全身临其境的创新体验。从1955年起,全球迪士尼度假区已经从“热狗,爆米花和冰淇淋”等三大经典小食,扩展到更加精致、复杂和多元的菜肴:东京迪士尼海洋的东海虾包子、辣椒酱油炖肉;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的山核桃熏火腿腿、巴黎迪士尼美食总动员的法式大餐、香港迪士尼乐园卡通形象的中式点心

等等,都已成为各个度假区具有本土化特征的独特景观。

食物之重要,在于它会分泌幸福和快乐。它是迪士尼奇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每一座乐园,主题景区都会安排自己的主题餐厅,好比大餐,需

## 秋刀鱼之味

金涛

要细细品味;随处可见的流动小食车,好比零食,提供休闲消遣;酒店和小镇的餐厅,好比夜宵,满足额外的补充。不管你坐在全球度假区哪一个餐厅,你都会发现,迪士尼讲述故事的三要素(景观、设施和表演)在这里一个不缺,美妙精致的食物造型和摆盘本身就是一道微缩景观,俘虏你的眼球;标志性的用餐地点(如城堡餐厅,野兽城堡或海盜码头)营造沉浸式用餐体验,让你想入非非;伴随着卡通人物的即兴即时表演,顿使你童心荡漾,释放味蕾,并且自觉投入情感。

吃在迪士尼,你会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每一种食物里都包含着设计者的创意和制作者的匠心。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三明治或热狗,包装纸用的却是米老鼠的正版漫画,有时,你宁可去想象它的味道,而不忍心去撕开它。让你捕捉丰食之光,如朗月;让你感喟小物之美,似红叶。如同秋刀鱼,生活中遍布这些细枝末节的心动,稍稍即逝的错过,也许,这就是秋味。

